

劉
湘
與
王
陵
基

雷嘯峯

前川康綏靖主任兼川省府主席劉湘，川南大

邑人，爲劉文輝之族侄輩，呼輝爲「么爸」。湘家資貧寒，而輝富有，幼時曾傭工「么爸」家。一日，於鄉鎮間遇星相者，謂湘貌貴甚，勸其棄傭從戎，將來必卜前途無量。時文輝已入四川陸軍小學堂肄業，湘有意聽取星相家言，然缺乏資斧，且其妻懷孕將臨蓐，生計維艱。乃求教於「么孃」——即文輝之妻——么孃勸其行，願助旅費大洋十元，並約俟湘妻分娩後，可至孃家作乳娘，衣食保無虞，湘樂從之。

迨獲被至成都投考陸軍小學不及格，改入弁兵隊。時王陵基以陸軍小學教官，兼課弁兵隊，見湘爲人誠懇守紀律，而容貌端重，頗加獎掖。旋四川陸軍速成學校招生，湘預試，成績不佳，原在落第之列，經王陵基從中說項，勉強收錄，而以倒數第一名成績畢業焉。因此，湘對陵基甚感知遇，終身師事弗衰，王亦始終助湘創造事業，佐劉不貳。王性高傲，對人對事，睥睨一切，

湘雖顯貴，每予優容尊重。

民國廿三年劉文輝以陸軍第廿四軍軍長，據有川西南七十餘城，勢張甚，湘領陸軍第廿一軍開府重慶，不堪「么爸」陵逼，叔侄掀起戰爭，輝大敗，僅存殘象四團，退駐雅安，被湘部包圍，且夕將就殲，窮蹙靡勢，乃囑其妻向湘緩頰，湘念當年曾受么孃培植之恩，不爲已甚，讓「么爸」率其燼餘之師，進入西康。至是，巴蜀即由湘以川軍總司令綜持軍民兩政，統一可望矣。

越民國廿四年春，共匪自江西突圍遠竄，分兩路侵入川境，第廿八軍田頌堯部與廿九軍鄧錫侯部皆戰敗，劉湘以事急，親赴南京向中樞乞援，國府即任命湘爲「川康綏靖主任」（兼四川省主席，另派薛岳周渾元各領一軍馳至巴蜀協剿共匪，湘部旅長劉照藜郭助祺，統率拒匪軍朱德所率主力於川黔邊境「土城」，大破之。中央軍薛岳追勦匪家於天全蘆山一帶，斬獲亦多，川局得以轉危爲安，共匪在川境乃不能立足，即沿金沙江

流竄入陝。當共匪擾亂巴蜀之際，劉湘幕中有綽

號「劉神仙」之清客劉從雲，以左道邪術相炫耀，湘竟奉若神明，凡屬作戰計劃暨出兵時日方向，必先叩教劉神仙，並令所屬部隊諸將領皆拜列劉神仙門下爲信徒，言聽計從，聲勢煊赫，儼然最高軍師。時王陵基亦領軍在前線作戰，獨斥劉神仙爲妖人，電湘抗議「劉妖道」貽誤戎機，禍國殃民。劉神仙大怒，嗾湘撤去王之軍職，湘從其議，王憤而歸隱樂山故里清溪水，王與劉多年師生關係，突現裂痕。迨戰事漸告終結，劉神仙圖窮匕見，受各方指戟不已，湘無法庇護，乃資遣潛去，並召還王陵基，和好如初。

劉湘部隊在土城擊走共酋朱德股匪後，謠傳湘會遣川省舊軍人鍾體乾密致金錢八萬元於朱酋，囑其勿再擾害桑梓（朱係川省儀隴縣人），別謀出路；又密令前線旅長劉照藜網開一面，讓朱酋率殘部突圍他去。謠言固不足輕信，但民國卅九年共匪竊擾四川時，鍾體乾被任爲「川西行署



「督理四川軍務」時代的劉湘

主任，劉照藜在重慶劉伯承軍部擔任高參職務，確有其事，前項傳聞之詞，似非無因也。

川亂既告收平，中央政府以全力助劉湘治理巴蜀，另設置軍事委員會行營於重慶，綜持川康黔三省軍政事宜。劉湘整軍經武，不遺餘力，將所部廿一軍擴編為三軍，分由潘文華、唐式遵、王續緒統率之，別編二獨立師，由其妻弟周成虎及其族人劉樹成擔任師長之職。又以維護地方名義，新組保安團十六團，直屬「川康綏署」，餉械歸地方供應，綜計劉氏所擁實力不下廿萬人。王陵基運籌帷幄於其中，因湘平日對王氏口稱「王老師」而不名，劉部各級軍官亦一律尊呼王氏為「王老師」，王氏在劉湘系軍中，具有無形之

影響力。是時，劉部各軍師長，除周成虎、劉樹成外，以中樞注意西南局勢，實行整軍計劃，每密電重慶行營或南京軍部貢獻意見，湘截獲各將領密電後，不動聲色，乃逐漸將各軍師直屬部隊，以團為單位，分別交互調配，藉防萬一。劉在重慶創設造兵工廠，斥高薪聘請專家技師，製造兵器，所造馬克辛式機關鎗，其性能超過漢陽、金陵、鞏縣各兵工廠之出品，對日抗戰初期，重慶出產之馬克辛式機關鎗，前線各部隊皆採用之。凡此可見劉湘智謀深沉，其志固不小也。

民國廿七年劉湘以四川省主席出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，在前線患胃潰瘍不治，逝世於漢口同仁醫院，消息傳出，全川震動，尤以後方留守各直屬部隊暨省區行政官員，深感羣龍無首，人心惶惶不安，中樞為穩定大後方計，派考試院長戴傳賢入川宣撫，聲明中央對川省主席人選，並無成見，凡領兵大員願將所部出川抗戰者，皆可昇以省主席職位。同時囑託王陵基

拊循尚駐川中之劉湘所屬軍隊，並詢王個人有何主張？王表示可盡力協調劉部軍心，服從中央命令，必無他慮。本人久歷軍旅之事，不欲過問政治，唯值此捍禦外侮之秋，願為國家恪盡軍人職責，出川抗戰，否則唯有歸耕清水溪以樂天年耳。旋王續緒首倡川軍應「速出、多出」省境抗日

之說，響應中樞號召，國府即明令以王氏擔任川省主席，而派王陵基為二十三集團軍總司令，編入第七戰區戰鬥序列，王乃就川省保安團挑選八團人馬為基本部隊，率赴江西作戰。二王皆劉湘幹部，張羣奉命出任重慶行營主任，川省動盪局面，得告又安。抗日戰事結束後，王陵基先後得任贛川兩省主席，即源於此次協贊中樞，安定川軍之役。至王續緒之不能安於其位，實因昧於為政之道，肆應失宜，被川中軍人糾劾去職，非中央本意也。

王陵基與劉湘共事二十年，王恃才傲物，每受各方攻擊，皆得湘幹旋護持，免遭危難。如民國廿一年王統領川軍范紹增、劉光瑜部蒙在鄂西勦匪時，因對最高統帥倨傲不遵節度，曾受撤職依軍法究問之嚴厲處分，經湘挽回何成溶大力緩頰，得告無事。王氏才學在川省軍人中固屬佼佼，然非劉湘不能信任而優容之。王氏自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歸來，亦始終助劉治軍，不事二主，可謂相得益彰也已。民國卅九年共匪佔川康之際，川軍將領以熊克武為首，舊人如劉文輝、鄧錫侯、王續緒、向傳義、潘文華等。新人如羅廣文、郭汝瑰等，皆紛紛變節投降，唯王陵基與唐式遵二人，義無返顧，堅決反共，一則戰死，一則被俘不屈，毋忝軍人本色，而二人均屬劉湘幹部，劉氏地下有知，當可告慰矣。

歡迎訂閱投教
敬請批評指教